

## 感悟境界——无为与有为

前两天听了一个故事，大概意思如下：说有个修炼人买菜，回家后发现少了斤两，问应该如何去对待。有三种答案，第一是去找那个卖菜的人算账，不能吃亏；第二就是不去找



了，忍了算了，吃亏是福；第三种是回去找那个卖菜的人劝善，告诉她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并告知善恶有报，害人终害己的道理，从根本上拯救提升这个生命。

事情虽小，但三种答案，对应着三种境界，第一种完全是看重个人利益的想法，为修炼人所忌；第二种是晓知佛家因果，而不起争执计较，比起第一种行为有所提高，但是隐藏着私心，对于过去一般的修炼人来说，我想这也是很不简单的了；但第三种行为才是更高的认识，完全没有个人的得失之心，完全为了别人的生命负责任，这才是了不起的行为和境界！

十年前，我参加了“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当时我们整整齐齐地站在人行道边上，一个行

## 磐石清音

第8期

2009年5月10日

人过来问我们干什么来的，有学员简单给他讲了天津抓人、打人的事，这个人问：“你们法轮功不是讲忍吗？被欺负了忍忍不就算了？共产党可不是好惹的。”我听见旁边一个学员平静地说：“如果一个恶人在施暴，你不去管他，他还会欺负别人的。”很普通的一个道理，十年后的今天，更多的人才真正理解到这就是和平理性抗争下的道德意义。

因信仰法轮佛法，被中共迫害中，我曾被非法抓捕、判刑。非法审讯时，一个预审在听到我陈述上访的理由后，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了一句：“都这时候了，你倒还能想着别人！”在被押送到劳教所的路上，我利用仅有的半个小时机会给押送我的警察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谎言，他制止了我两次，我说，“今生今世说不定就这半个小时的缘分，就听我说两句吧，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不再吭声，直到到达，对我说：“都这样了还给我讲！”我微笑着问他：“是啊，你说我图啥呀？”话音未落，我突然看见他的眼睛中充满了泪水。（文/罗娜）◇

“反动”是中共打击异己所用的一句口号，奇怪的是在中共统治的地方，人们一谈起“反动”，马上噤若寒蝉，自己也以为犯了什么大罪似的。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试为大家说之。

从中文上考证“反动”之意蕴，老子《道德经》的一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恐怕是“反动”的最早的意思，没有任何让人觉得“反动”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感觉。

打个比方：某天，甲、乙、丙、丁四人出去旅行，分别向东、南、西、北的方向运动；那么甲是丙的反动，乙是丁的反动，反过来说，丙是甲的反动，丁是乙的反动。

这么多的“反动”走在一起，可是谁也不会觉得甲是丙的什么罪人，丙是甲的什么罪人，而乙、丁二位也甚觉自然不会把与对方的反动当成敌意。

可是在中共的眼里，反动成了一项罪名，但具体是什么罪名，中共也说不清楚，大约是说某人之坏，“坏极坏极”，但具体怎么一个坏法，却也说不出来。

其实中共之所云的反动不过就是与中共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中

## “反动”漫谈

共，这在社会中是挺自然的事情，因为事物皆有双面性，中共所喜欢的不见得大众都喜欢，中共所反对的不见得大众都反对，这又有什么错？

可是中共毕竟是邪教，没有正常人的理性与文明，在它认为凡是反对它的就是有罪的，就是“反动”的。

于是乎“反动”在中国成了一个禁忌，人人谈之而色变了。

另外，中共所定义的“反动”与它以前定义的“反动”矛盾。

譬如说：苏维埃时期的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也就是追求国家分裂、国中有国，所以外蒙古在苏共挑唆下独立时，中共还发了贺电支持，但现在中共却反对“国家分裂”了，并以此为“反动”；抗战时期的中共高喊“民主与人权”，现在却以议论、要求“民主与人权”为“反动”；在五、六十年代，中共以资本、私产为“反动”，天天杀人，现在却鼓励资本家入党了；七十年代被打倒的反动派，到八十年代中共又说他们不“反动”了。

也就是说中共之“反动”没有

固定的定义：中共，不但在时间上自我“反动”，它的内部成员也相互“反动”，极象古代寓言的两头蛇，一个头要这样走，另一头要那样走，最后两个头打了起来。

中共连自己都是它所说的一个“反动”，哪还有什么资格以“反动”去压服别人呢？其实，中共所说的“反动”就是其随心所欲制造的为镇压百姓，折腾百姓的一个恐怖借口而已。（文/苏凰）◇



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引自《九评共产党》



## 墨西哥节庆游行 法轮功赢喝彩

【明慧网】五月三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节庆游行，天国乐团整齐的队伍、独特的传统服饰引人注目，“法轮大法好”等雄壮的鼓乐震撼人心，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游行的组织者介绍说：今天的游行中有两个华人队伍，一个是法轮功军乐队，一个是新唐人电视台的花车。法轮功学员的演奏很棒，感谢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希望他们明年能够再来。◇

## 欧议会副主席： 该对中共以群体灭绝罪审判了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近日在英国伦敦举行了“沉默的群体灭绝”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行。

会上，斯考特先生讲述了三年前，他在北京的真相调查之旅。他最后说：“我的调查，我的接触，我的经历都让我感到，中共这个集权组织对法轮功——这个无辜的、善良的团体的迫害持续了十年，我想是该把中共以群体灭绝罪进行审判的时候了。我坚信，我们今天所做的，应该在世界每一个城市，每一天都要进行，直到正义得到伸张的那一刻。”这次发布会是欧洲议会在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上访十周年之际，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迫害的活动之一。◇

# 恶有恶报

## 北京上地派出所警察暴病身亡

海淀区是北京市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北京市海淀区上地派出所紧紧追随中共，残酷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修炼者，近年来，所内警察陆续遭报死亡，派出所人心惶惶，后来合并到别的派出所了。

## 大连教养院恶警雍鸣久遭报死亡

2000年到2002年间，雍鸣久任大连教养院中队长，为了私利不择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毫无人性电击老年法轮功学员。

2009年4月9日，雍鸣久在教养院内骑车，一头摔在石头上死亡。知情者都说他的死亡是迫害法轮功遭到

# 关注 制止迫害

奥运前夕，磐石市610与国保大队，采取阴谋手段，用见不得人的方式，在2008年6月至2008年7月仅一个月时间，绑架了磐石地区法轮大法弟子二十多人，他们是刘庆田、于晓建、丁景文、裴秀兰、彭坤艳、张栋、周凤艳、刘霞、孙凤兰、李艳荣、宋玉珠、金永立、刘丽梅、姜风云、李平、辛明、屈贵、王彦春、周凤霞、刘敏。2008年10月烟筒山镇大法弟子王立军被绑架，2008年11月红旗岭大法弟子钱喜爱被绑架，2009年3月末烟筒山镇大法弟子周艳双被绑架。

磐石市国保大队还胁迫各乡镇派出所以及磐石市610邪恶组织胁迫各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对大法弟子进行无理打压，明城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王萍，就是其中之一。她遵从邪党的部署，积极参与，几年来，干了许多许多的坏事，蹲坑、骚扰、跟踪、诬告大法弟子，到处打听大法弟子的行踪，就连家属都不放过。

各乡镇街部分参与跟踪和诬告人员还有乡镇社区主任以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河南街梅河社区杨贵斌 15981154519，肖英娟 13596308227，东盛社区孙福春 13844699100，前安社区梅俊霞 13630622365，开发区创业社区逢雅芹 13894267899，站前社区李桂贤 13079731704，东宁街金泰社区鲁世娟 13630603458，东风社区柴丽 13596300377，阜康社区刘威 04325245169，平安社区安保华 15981209346，中福社区王银凤 13904447771，张春华 5231289，永安社区赵营萍 13844261159。

“五·一”期间吉林省政法邪书记，公安厅李学中流蹿到伊通县和长春市的公安基层单位进行明察暗访，磐石市610邪恶人员王永安和孙振江胁迫各乡镇街主任和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以走访为名骚扰部分大法弟子、家属和单位领导。

目前，被绑架的这二十多名法轮大法弟子在各种压力面前，誓死不向恶党低头，坚信师父，坚信法。他们善良的行为举止感化着警察和同室人员，他们的正信震撼着邪恶的警察和610人员，激励着正义的人们及律师们勇于走上正义呼吁呐喊之路，也鼓舞着家属们积极营救自己的亲人们，正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恶报了。

## 贵州金沙县国保大队长患血癌死亡

贵州省金沙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唐禄伦，又名唐老四，男，四十五岁，他自上任起就积极参与邪党破坏法轮大法，迫害大法修炼者，在大法弟子向其讲真相后仍不醒悟，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下旬，唐在执行所谓公务中突然发烧，从那时起就进行医治，后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确诊为血癌，于2008年12月13日死亡。◇